



怡园半岛 ◎ 李斌

故园春笋

◎陈汉忠

春风又绿江南岸。冬天的脚步还未走远，春姑娘就迈着轻盈的脚步飘然而至。于是，春雨绵绵，万物萌动。乡下外婆家周家宅后的竹园里，静谧了一个冬天的地面变得不安分了，厚厚的竹叶下，窸窸窣窣地发出轻微的声响，一根根嫩笋探着尖尖的脑袋四处张望。妹妹兴奋地说，用不了两天，就有春笋吃了。

春笋鲜嫩可口，清炒、红烧或者煲汤均为佳肴。记得儿时周家宅宅沟北侧有一片竹园，据说为周姓族中三户人家祖传。在当年乡亲们并不富裕的年代，谁家若有一片竹园，就犹如有一棵取之不竭的摇钱树。每年春天，竹园里冒出许多竹笋，主人会有选择地挖走一些，拿到集市上售卖，换点零花钱。或家中待客时自用，也不失为一道时鲜好菜。我特别爱吃妈妈做的一道油焖春笋。只是平日里难得吃到。最为可惜的是几年之后因竹园与集体土地接壤，竹根攀伸到大田里，被连根给刨掉了。

没有了竹园的周家宅不仅缺失了一处绿色风景，也少了一道春日美味。竹园被挖时，刨起了一大堆竹根。乡亲们纷纷把它们拖回去晒干当柴火。我妈妈却挑了几根已经孕育小笋芽的竹根，埋在我家猪圈后面的宅沟沿上，还顺手浇了一桶水。也许是应了那句“有心栽花花不开，无心插柳柳成荫”的老话，妈妈不经意间的举动为日后的周家老宅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葱绿。第二年春天，宅沟沿上竟冒出了几个细细的笋尖。第三年，竹根窜到了猪圈前面的桃树下，后来又窜到屋后的山药地里，越窜越多，越长越旺盛。没过几年，我家西侧和后院竟成了一片新的竹园，妈妈都有点喜出望外。

在竹园此起彼伏的涛声中，我渐渐长大。那年部队招兵，我就跟着队伍走出故乡，竹园和春

笋也慢慢淡出记忆。部队驻守在一座边远偏僻的山头上，长满了马尾松和许多我叫不出名字的树木。周日休息，我和战友背着水壶在山林里转悠，发现距营区不远的山崖里有一个当地的林场。令我惊讶的是林场住户的周围除了几棵高大的杉木外，最多的竟是一丛丛茂密的竹林，一栋栋白色墙壁的民居掩映其间。远处群峰叠嶂，近前竹浪翻腾，一幅世外桃源的画卷。仲春四月，大大小小的竹园里热闹非凡，既有刚刚冒出尖尖角的春笋耐不住寂寞的生命律动，也有山民忙碌劳作的身影。这一幕自然会勾起我对周家宅竹园的深情联想。尽管近在咫尺，但作为美味的春笋依然难得在连队餐桌上见到。记得有一次，五班两个司机路经林场，顺手捡了一些被路人踩断的竹笋送到炊事班，虽然尝了鲜，但事后却遭到指导员的严厉批评，不仅照价付了款，还大会小会检讨了好几回。挨了批，心里还憋屈，连队上下为竹笋一事闹得沸沸扬扬。后来还是司务长出面，蹬着三轮车去林场，按市价向山民们收购了几次春笋，风波才算平息了。

20世纪80年代初，我奉命调离山头，别离前夜，我又专程去了一趟竹林，几个战友还合影留念。一位哲人说过，人生最值得留恋的有两个地方，一个是故乡，一个是曾经洒下过汗水的土地。是的，我也不能脱俗，我想念生我养我的家乡故土，也舍不得记录了我青春岁月的这座荒山野岭。而竹林和春笋又正好是我人生旅途不同路段的共同记忆。

记不清是哪一年，我返乡重回外婆家，周家宅的乡亲们都已经搬离，记忆中热闹的老宅已经荒芜，只有妈妈留下的竹园依

然充满生机。远远望去，青翠的竹子轻轻摇摆，仿佛妈妈勤劳的身影。阵阵微风掠过，竹林发出沙沙的声响，犹如妈妈对远行孩子的叮咛。

也许是妈妈当年的举动撩拨了我的缕缕情思，或者是山头上的往事难以忘怀，我也学着妈妈的样子，在老宅的竹园里挖了几根半截的青竹，带到南京。我居住的一处农家小院，紧靠一条与长江连通的小河，因为防汛，河道两岸有一道高出地面一米多的堤坝。我将竹子栽种在堤坝的斜坡上。不仅浇了水，上了肥，还用小木条进行防风加固。之所以如此精细，且一丝不苟，倒不是我对种竹有什么经验，只有对苏东坡先生“可使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”意境的崇尚，还有对远行母亲的深切怀念。

冬去春来，河堤上的竹子没有辜负主人的殷切期望，它在异乡的土地上深深扎根，如今已长成一片宽3米多、长30余米的竹园，犹如一道绿色的屏障，与农家小楼相映成趣。“绿竹半含箨，新梢才出墙。”唐代诗人杜甫的千古名句仿佛为眼前情景所题。每年春意盎然时，竹园里层层叠叠的春笋破土而出，它们争先恐后，拔节冒尖，蒸蒸日上。无论作为盘中美味丰富餐桌，还是拔节成竹造福人类，它们都甘心情愿、无怨无悔。当我挖掘春笋时，面对它们并不高大的身躯，既有茁壮成长的欣慰，也有前赴后继的悲壮。“竹生空野外，梢云耸百寻。无人赏高节，徒自抱贞心。”或许，南朝梁人刘孝先的赞叹，正是竹之坚贞和内在的品格。

故乡的竹，在遥远的他乡，根深叶茂，枝横云梦。而鲜嫩的竹笋只需一抔黄土，便蓬勃向上，生机盎然。情不自禁，我又想起了远行的母亲，想起故园那片已经消失了的竹园！

小城藏奇观

◎严世进



在长三角的城市群中，如皋是一个普通的小城。当推开“华夏电影展示馆”的玻璃大门，扑面而来的时光漩涡瞬间颠覆了所有人的认知：在这座占地一万平方米的私人博物馆里，两万余部音视藏品和历史纪实影像，20多万件斑驳的胶片，各种锈迹斑斑的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电影放映机，和世界电影工业史系列设备2000多台，各种泛黄的手写或油印的电影海报、电影剧本、电影档案和党史文献资料，以及一应俱全的各类电影洗印修复设备，编织并汇成一部百年光影史诗。

我们走进展示馆，就如同迈进了声光电的世界，让你了解电影的发展历程，让你见证辉煌的百年光影。

沿着时光长廊缓步前行，两侧的展柜里陈列着各式各样的电影器材，从最早的手摇放映机到现代的数码摄像机，每一件设备都像是一个时代的见证者。有些摄像机黑色的机身已经掉漆，取景框上的皮革也磨出了许多裂纹，恍惚间，我仿佛看见穿着马甲的电影人正俯身在这台机器前，小心翼翼地调整焦距，记录下中国电影最初的身影。

移步来到“星光大道”展区。一部中国电影史向你徐徐展开，从第一部国产电影《定军山》(1905年)到第一部有声电影《歌女红牡丹》(1931年)、中国第一部获得国际奖项的电影《渔光曲》(1934年)到新中国第一部电影《桥》，中国第一部获得欧洲三大电影节金奖的《红高粱》。从1905年到2025年，中国电影走过120年的历程，其中的艰辛与辉煌都浓缩在这星光大道上。

展馆深处，20世纪20年代产自柏林的35毫米手摇放映机齿轮上仍残留着放映员的手泽。在恒温恒湿的胶片库里，20多万盘电影胶片如同沉睡的时光胶囊。其中1937年《马路天使》的拷贝在特制放映机转动时，依然能流淌出周璇清亮的歌声。最令人难忘的是“我们是中国人，大家同心协力来救国，中国就可以反弱为强，转贫为富，就可以同今日之列强并驾齐驱……”这是孙中山先生一生仅有的一次录音留声，是时任《中国晚报》社的社长沈卓吾(如皋人)亲自录音的。现在听起来仍然铿锵有力，如雷贯耳。最令人震撼的是红色记忆厅党建教育馆，3.2万张党史文献海报构成的血色长河，《开国大典》的原始拍摄笔记与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的导演手稿在灯光下依然折射着历史的荣光。而这一切在党史教育馆被具象化了，人们忘不了解放全人类的初心，忘不了激情燃烧的岁月，忘不了砥砺前行的责任和担当。

如今，展示馆的胶片电影数字化修复工作室让多部影片重获新生。当《红樱桃》《三毛流浪记》《烈火中永生》《东方红》等修复版在大银幕上播映时，一种成就感和责任感在华夏公司修复师傅身上得到了进一步升华。展示馆创始人刘建常常静静地站在展厅角落，看着孩子们踮脚辨认《小兵张嘎》的放映机型号，恍惚间听到时光齿轮重新咬合的声音，此时他总是如释重负地会心一笑。

在这个被物质洪流冲刷，又被数字化引领的时代，一座小城矗立着中国最大的民间电影展示馆，以其拥有的惊人的30多万件旧物，守护着整个民族的光影记忆，为如皋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何其美哉，又何其幸哉！